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
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四十冊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湯遵佩 黃顯功 執行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時期文獻
保護計劃

• 成果 •

山東省立劇院年刊委員會 編輯

山東省立劇院第一週年紀念年刊（下）

濟南：山東省立劇院，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出版

第四十册目錄

山東省立劇院第一週年紀念年刊(下)	山東省立劇院年刊委員會編輯	濟南	山東省立劇院出版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一
上海婦女慰勞會劇藝特刊	徐志摩、黃梅生主編	上海	上海婦女慰勞會劇藝部出版
一九二七年八月			二三九
上海劇藝社公演特刊：夜上海	上海劇藝社編輯	上海	上海劇藝社出版
一九三九年			三〇一
上海劇藝社一週紀念專輯	上海劇藝社編輯	上海	上海劇藝社出版
一九三九年			三四三
上海業餘話劇界慈善公演紀念冊	上海業餘話劇界慈善公演籌備委員會編輯	上海	中國藝壇
畫報出版	一九三九年七月		三五一
上海業餘實驗劇團公演特輯之一	羅密歐與茱麗葉	上海業餘實驗劇團編輯	上海
生活書店			
出版	一九三七年		三八三
生活知識·國防戲劇專輯	徐步主編	上海	生活知識社出版
一九三六年二月			四〇三

「岳飛」的演出

與我們在戲劇上預定的幾項計劃

吳瑞燕

當「岳飛」在排練時，不由得腦海裏湧現着五四運動時，組織學校劇團，寫劇同排練的情形。那時可以說是我走向戲劇之途而有了從事研究戲劇傾向的第一步。那時演劇這種生活，除了舊劇同文明戲是職業性的演出而外，真正的話劇同另種新形式戲劇的演出是全依靠了學校劇團愛美性的演出的。那種演出不要說談不到舞台藝術需要獨立創作這一觀念，就連專誠爲了演劇而演劇的作法都沒有成立，只不過用牠來作另一目的工具而已。可以武斷的說一句，那時人們對戲劇根本還沒有一個澈底的觀念，同時全國也找不出一個正式培養劇人的設備。民國十年秋在北平才破天荒有了私人設立的人藝劇專，那是由蒲伯英氏私人創辦的劇校。其內容只限於話劇的研究方面，也可說只接近於話劇而不曾完全脫去了文明戲的胎子。其態度並且站在反舊劇這一基點上，在這劇校的命名上已經鮮明暗示了舊劇是非人的藝術這一觀念。投考這一組織的學生對戲劇認識程度最高的，也只限於對戲劇文學這一個部分認識想要獻身於戲劇的青年們，對整個舞台藝術可以說沒有澈底了解，也可以說爲了迷戀戲劇文學而研究戲劇。在劇本的演出上雖逐漸接觸到舞台藝術，但其意識也極模糊。一大部分人對舊劇是不注意，也可以說不值一顧。人藝劇專創辦了一年半的光景，終於因爲連同學對戲劇文學和想要提高戲劇地位這一點雛形的意念都不能達到，爲了這點學生與學校當局發生衝突而至解體。戲劇訓練的組織從此又空無所有。當離開劇校的學生有些意志比較堅強的便開始組織劇團，廿六劇學社，美生社，都先後應運而生，並且爲了積極想找到一個比較好的研究設備，國立美專便成了這些人進攻的惟一對象。當時渴望着找到一個研究戲劇的同人們，其可憐的情況，不

要說想要找到這種研究的組織是不可能，即連想退一步來研究他姊妹藝術的設備國立美專也就是惟一的組織了。大家也只有設法考進這學校，再設法謀到第二步的發展。民國十二年秋入藝的同學考入美專的有現在西湖藝術專科學校秘書李朴園，泊生同我三人。美專當樣分成西畫、中畫、圖案三系。朴園投入西畫，泊生投入圖案，我便投入中畫；但我的目標仍在如何去發展戲劇這一牢不可破的志趣上的。對戲劇的研究雖屬於課外的組織，但我們却把他看得比正式的課程還重要。廿六劇學社是由廿六人組織成的，到了美生社的時期只有一非，賴天，朴園，泊生，同我五個人，等到入美專後才又把美生社擴充到二百餘人，作過幾次公演。那時同學中對戲劇發生興趣的非常之多。美生社當時也就成為北平演話劇的一個中心組織。大家並積極從事於舊劇全舞蹈的學習，曲會同舞蹈的組織也同時產生了。後來大家又努力把美專的學生會，運動美專改大，由中畫，西畫，圖案，三系擴為五系，增加了戲劇音樂兩系。美專開始變為國立藝專，戲劇系主任由趙太侔先生擔任，可以說是得人的。這一羣熱情於戲劇的朋友才又開始回到專心致志的研究戲劇這一條路上來。由於這幾年的碰壁，從書本上，課堂上，實演上，大家已經由藝術原理的啓示意識則研究戲劇單從戲劇文學這一方法的錯誤，而傾向於整個舞台藝術的基點上，趙太侔先生也在這一點竭力啓示着的，並及於舊劇舞台技術這一探討，國劇運動同一些對舊劇新的解釋同評價都成了那時戲劇討論的中心。那時熱心協助有戲劇前進的有鄧以蟄，徐志摩，張嘉鑄，胡適，陳西滢，丁西林，王懷諸先生，可以說是劇壇上全盛的時期。在戲劇系第一年度終了，第二年度將要開始的當中，劇系有增添關於中國固有戲劇的研究這一計劃；但終於因為有一部同學的反對，趙太侔先生也離開了藝專沒有實現。此後戲劇系便由熊佛西先生主持，我們也離開了劇系到上海南京漢口山東這些地方，離開學校的生活而到社會上先後辦理國民劇場，民樂園，民衆劇場並協同趙太侔先生辦理山東實驗劇院。民國十九年實驗劇院因內戰而停辦了回到北平，而北平的劇運也暗淡得不堪，兩年前藝專並停辦了戲劇同音樂兩系而復了美專的舊觀，熊佛西先生也就走到定縣去了。

從這些年研究戲劇的過程中，我們覺得戲劇欲有新的建樹，最大的前提，就是無論用舊的形式或新的形式出

，都得由戲劇文學這一部分的認識打開而努力於整個舞台藝術的建設這一方式，才不至使戲劇走到沒落的地步。至於各種派別的形成那都不能離開這一點。如果一個劇人不向這一方發展，不把握着這整個的基礎，將永遠不能使他的理想整個由戲劇的方式活動於舞台之上，這多年劇運沒有多大的成就也就由於沒有奠定在這種基礎之上。

復次我們覺得在目前中國戲劇的作法可以向着這以下的幾個方式前進。

一、在話劇方面：應當開擴到各種演出形式的試驗上，不要單單拘泥在寫實主義這一方式，我們解釋時代與人生，也不是單單就表面的形式而論斷，須要內注意到意識的表達這一點上。一個藝人在現時代的感應之下，形成了一個中心的意識。如果他需要由戲劇的形式而求表達，其所憑藉的故事不一定必須由現代的故事，也不必須由於人所演成的故事，就是由螞蟥同螳螂的故事也可以表達的。只要這一故實能吻合着你的意念，同時更不必非用寫實的方法不可。只要能合理的調協的舞台藝術充分表達了你的意識就可以完成這一意念。在對話方面也是如此。必須是同你的意念吻合的語言，經過實地的檢查，受到藝術的鍛鍊，而是一種有生命的活的口語，有音樂上潛在的節奏。在動作方面也是如此，必須由你所採到的日常的生活背景，經過藝術的鍛鍊有舞的姿態與節奏及潛在的精神。佈景光影服飾方面也是這樣，必須握你所需要表達意識的機件，合於你這劇的情調的色彩同線條，合於舞台面的構造論理上的遠近法等。總括起來便是需要舞台藝術表現的原則。整個戲劇的調協與特具的風格，倒不必據泥把現實上舞台據泥一切成規，然後才會使你把握着戲劇的原理自由創作活動在舞台之上，而成爲一個有機的完整組織。

二、在我國固有戲劇方面：我國固有的劇曲，牠的優越之點不單是存在於劇本的寫作方面。因此你若研究牠，在劇本的尋求上將會使你只看到一個最小的部分，而茫然於牠的舞台藝術的構成方面。因此我們想要研究他最好在他的舞台演出去下工夫，同時可以向兩個方向求進展，一方面要用史的考據工夫找到這種戲原始同演進，使他保持本來的典型，可以供後來研究戲劇的人做一種古董的參考。這所謂史的部分當然也不能忽視舞台技術史而單是戲劇文學史這方面的。二要運用他固有的表現方法並擴充形式一方謀得在現代上可以使用的技巧，去謀新

的創作，這次岳飛的演出便是這一方法的試驗。

三、在新歌劇創作方面：基礎於我們所學到歌劇的一切形成的知識同現社會的一切條件，由於藝人新的感覺，求得一種新的歌劇舞台上的完整形式，去表達新的理想，新的結構。這一方面要看我們捉到的題材，一方要本着一個時代的藝人的學力同天才的。其形式不能預先規定，只能限於我們所把握到的歌劇的原理同上面提到這些條件，由所有對於他志趣相同的藝人多方實驗，然後才能看到他的成形。至於以後到達可以自成一家或自成一派，那更是要由後來人去歸納的。

這次岳飛的演出，在我的感覺，只是這幾項計劃中的屬於固有戲曲擴大的演出方法的試驗。我們不能決定牠一定有多少藝人的成就，不過只是期勉他不重達到無所成就這一點而已。因此我不自禁的要聯想到十幾年前我第一次參與戲劇工作，同劇院在去年十一月十八日開學典禮首次作皮黃演出的情形。最終我期望牠能在這幾項計劃中，作一個開路的先鋒！

廿四年六月廿七日於劇院。

一九三五年國內劇壇

劉念渠

一．前言

二．過去十個月的演劇紀錄

三．中國旅行劇團的活動

四．上海劇院．國立戲劇學校．山東省立劇院

五．戲劇出版物一瞥

六．幾個重要的論爭

七．不良傾向．劇本．批評諸問題

八．我的希望

一．前言

昨年寫「一九三四年中國戲劇運動之回顧」的時候，我曾說過：「戲劇運動在今日的時代與今日的社會裏，不但企圖對戲劇自身有新的發展，而且企圖將戲劇做為提高民衆文化水準的教化工具，這是被前進的戲劇運動者已經確認了的。……我們很樂觀：這一年間，戲劇運動者多多少少的都傾向於這方面來了。也許會遭受種種阻撓，也許發生若干困難，也許會半途跌仆，也許會走不了幾步再回過頭來，可是，現在還不過是開始，在其進軍中，我們知道，必能號召更多的同伴，向着一個目標前進。這個責任，不是某幾個人的；每一個戲劇運動者都要

論文(71)

勇敢的擔當起來。所收的效果，不僅是屬於戲劇運動的，並且是屬於整個文化運動的。因此，我們不能不在今後的實踐中時時要考慮到：一。我們在今日是處於怎樣的地位的？二。戲劇運動負着怎樣的使命？三。戲劇運動者怎樣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務？重覆的說：戲劇運動需要實踐。我們要繼承着昨日以前的成果，更勇敢的進軍！」（見「舞台藝術」創刊號頁七五）如果我們不妨把這幾行字當做一個理想，顯然的，已過去的一九三五年十個月間的收穫，還未能如願的到達；而且，在實踐中，亦難於避免的留下了若干錯誤。這是無庸諱言的。因此，我在這篇「報告」中，除了儘可能的排列了搜集到的史實，擬更進一步的予以批判，冀得今後於更多的努力中，回答了「戲劇運動者怎樣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務」這一問題。

關於本文所做為論述的根據及徵引的材料，在這裏不妨說明一下。他的來源，不外三者：一、報紙及雜誌中的系統的或斷片的記載，這一方面給我最大幫助的是天津庸報「另外一頁」，天津益世報「別墅」，上海晨報的附刊，上海中華日報「銀座」以及各地報紙附刊的戲劇刊物。二、各地友人的通信和承他們好意寄來的各種印刷品（上演目錄及特刊之類）。三、我自己看到的，或是從晤談中聽到的。在量的方面，牠是相當豐富的，祇是多偏於消息的傳播或演技的批判，而少有概括的報告及精密的統計，這不能不說是一點遺憾。還有使我感到困難的是各較遠僻地方的情形，幾乎完全隔膜着，遂使我們的論述不得不偏重於沿海都市方面來了。但是，我終於要感謝供給材料的出版物及友人們：由於這些材料使我的「報告」不致成為太空泛的文字；甚而可以這樣說，沒有這些材料，也就沒有了這篇文章。

二、過去十個月的演劇紀錄

一般的說，今年的演劇情形，並不比昨年進步若干。不過，倘我們理解了戲劇運動並非輕而易舉的事，進步較鈍，甚或沒有進步，也不足使我們失望。這裏，且讓我們就幾個地方的實況，做一鳥瞰。

上海，牠是華南戲劇運動的中心。在新年與舊年之際，照例有較多次的演出。由魯史，包時，吳鉄翼諸氏組織的上海劇社，是今年的一個最先成立的新劇團。但是，他們似乎沒有獨自公演過，其活動則散見於別的機會中

。從元旦起，江西職業中學，青年會中學，華僑中學，國華中學，光華大學，大夏大學，五倫女中，民立女中諸校，先後演出了「蠢貨」，「小偷」，「江村小景」，「黃浦江畔」，「一個女人和一條狗」等等，凡二三十幕。一月六日，兩江話劇會假湖社演出了「回家以後」，「卓文君」，「一片愛國心」，其中「回家以後」是完全用湖南話支持了對白的。七日，歷史悠久的復旦劇社做第十七次公演，有「壓迫」，「可憐的裴迦」，「約翰曼利」三獨幕劇，參加者於復旦劇社三數基本社員之外，不少是外面請來幫忙的。二十日，在青年會，有一次青年女工的演出，劇本是新的：王一的「二升半」與屠牧的「賣孩子的人」。二十七日，民立女中的民立劇社假湖州旋滬同鄉會演出了「江村小景」與「慳吝人」。這日，因歐陽予倩氏之歸國，戲劇協社開過一次會，打算重整旗鼓，但，他們之活動，不久之後，在另一組織之下表現出來。廿九，三十兩日，上海的藝術供應社（一個輔導演劇歌舞的職業團體）特地由南京請來的磨風劇社演出了「挪拉」，地點是金城大戲院。三十一日，舞台人協會亦在金城公演，劇本是田漢氏兩新作：「水銀燈下」（二幕）與「回春之曲」（三幕）。參加者有應雲衛，袁牧之，金銀，王人美，胡萍，魏鶴齡等人。之後，比較是沉寂了。二月一日，一個嶄新的組織，上海蟻峰戲劇圖書館宣告成立，館址在新重慶路三一〇弄十五號。他們搜集了能找到的各種戲劇出版物，在一定的規約之下公開出借。辦事的是幾個青年人，他們編過一本油印的藏書目錄，雖然是薄薄的一本，在話劇方面的中文文獻總算大致不缺了。一月之後，他們更續辦外埠郵借部。同時，該館編譯部開始選印活葉劇選，出版了第一種「錯演的戲劇」（日本藤井真澄作）。上海劇院於二月中成立，關於牠，我預備在後面專節詳述。三月一日，暨大劇社演出了法國伏許窪的三幕喜劇「油漆末乾」，由歐陽予倩氏導演，應雲衛氏舞台裝置。五月中，應雲衛，趙丹，唐納合導的「自由」，「白姑娘」，「小偷」三獨幕劇，在聖約翰大學的約翰劇社名義下演出。六月十八日蟻蜂劇團在湖社演出了「兩個患難的朋友」，「貞操」，「臨別」三獨幕劇。十八日在光華大學演出了「挪拉」，是在業餘劇人名義演出的。二次，又假湖社重演，日期是六月二十日。同日，上海劇院演出了「磨登夫人」。在這之前，十七日有復旦劇社演出「委曲求全」。此外，還有暨大劇社的「英雄與美人」。這兩劇都曾到過南京。這時候，各

電影公司的從業員，亦紛紛組織了話劇團，最早的有聯華話劇組與千秋劇社（天一），後有萬籟天與金山兩氏的東方劇社，屬於月明公司。明星公司並無組織，却先於中秋節演出了「月兒灣灣」。八月二十三日，曄曄話劇社在金城演出了「風流寡婦」，「一隻馬蜂」，「瞎了一隻眼」三獨幕劇。九月四，五兩日，實驗劇團演出了「慳吝人」，「壓迫」，「父歸」。十四，十五，十六三天，有鐘社話劇團演出了「上海三女子」，「荒村情女」，「兄弟型」。最後一幕，九月二十六日，上海劇院在卡爾登演出了樂劇「兩施」。——除上面所記之外，當然還有被遺漏的。僅就這點紀錄來看，我們可以知道，上海的戲劇運動，除了上海劇院不說，支持牠的，沒有職業劇團，沒有社會劇團；有的祇是學校劇團，與在電影界中服務的「業餘劇人」。這種情形，老實說，實不足使我們樂觀。我們不反對演劇的人去演電影，也不反對電影從業員演劇，但，我們總希望幹戲劇的人肯吃苦、耐勞，認真的在戲劇方面求進展。否則，至少是在上海，我們行將看見戲劇成為電影的附庸了。

南京方面，在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成立以前，活動是異常微弱的。據我所知，載於紀錄的公演，不過有限的幾次（到十月底）。首先是磨風劇社的公演「娜拉」，元旦日於陶陶大戲院舉行。三月中有華光女中演「蘇州夜話」。六月廿九日復旦劇社由滬至京演出「委曲求全」，七月十八日，暨大劇社由滬至京演出「英雄與美人」。兩次，均有洪深氏參加，成績不過「相當成功」而已。十月十日及十八日，南京公餘聯歡社話劇股，在張道藩氏導演之下，先後演出了「自救」與「自誤」。上海劇院也來京表演了「磨登夫人」與「西施」。在這裏，有一件事是我們不能忽略的：即是所謂「娜拉事件」。磨風劇社中有女社員王光珍女士，是興中門小學一年級主任。在「娜拉」一劇中飾主角娜拉。當排演期中，為尊重教職，從未因排戲請假或怠職，僅於每日下午六時由下關進城排戲，九時返校。去年終，王女士忽被校長辭退，明以女士教學成績不良為口實，實則因其表演話劇遭忌當局。事件發生後，一時轟動南京，各報多所詳論，引起婦女文化促進會及社會局之注意。二月四日，交通部次長張道藩氏亦有「光榮的娜拉」一文發表於新民報，聲援王女士。張氏認為「在現在的南京教育界，居然出了這種怪事，真是新都教育界的恥辱」。中國戲劇運動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了，十年之前出現了這樣的事也許不大希罕，為了我們

是處在五色國旗之下的。現在，民國二十四年，在首都的南京，竟出現了這樣的事，就未免「怪」了。我想，也許是百粵復古之風的影響吧。然而，事實証明了：儘管不免有人譏諷王光珍女士，輿論使那位校長抬不起頭來，戲劇還是要演，演，並且，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在京成立，將大批培養表演「娜拉」及別的戲劇的青年男女，他們將正是國家所需要的新人才啊！

北平的小劇院因余上元氏伴隨梅劇團到蘇俄去停頓了，熊佛西氏雖然身在北平，却沒有什麼活動，藝術學院戲劇系畢業同學留在北平的也僅剩一二人，戲劇運動的推動者不能不歸於另外一部份人。去年成立的青年會劇團，在舒又謙、修品心、李健吾諸氏領導之下，就成為較堅實的、有相當成績的一個團體。孔德學校話劇組，二三劇社，角聲劇社，燕大話劇社，清華大學的未明劇社，明日劇團，星火劇團，北國劇社，雷電劇團，世界旅行劇團……先後成立，此起彼仆的有消息給我們看到。就出演說，除去中國旅行劇團以外，計有：清華大學學生在新年慶祝會中演出了「時間與戀愛」，「嬰兒殺害」，「戲」，「她倆」，「旅邸的一夜」（英文對白）五獨幕劇。二月十四日青年會劇團在協和禮堂演出了「委曲求全」，由原作者王文顯氏及原譯者李健吾氏導演，秦宜夫氏舞台裝置。後擬再演於清華大學，以女主角馬靜蓮女士病而未果，後來馬女士竟於三月二十八日在平逝世了。三月一二日，導藝話劇社應青年知行社之請在協和禮堂演出了「湖上的悲劇」與「妬」（三幕）。四月初，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學生演出了「這不過是春天」，由原作者李健吾氏導演，「姊妹花」由陳預源氏導演。廿六日，明日劇團擬在協和禮堂演出「蘇州夜話」，「最後一計」與「女性的吶喊」（這是由凌蘿女士自編自演的獨幕劇），因手續不備未能實現，一度赴津公演。五月廿一，廿二兩晚，青年會劇團二次公演，劇目有「最後五分鐘」，「說謊集」及「月亮上昇」，地點仍是協和禮堂。較消沉的六七兩月過去，八月中特別活躍起來了。去年成立的由熊佛西氏領導的師大話劇團，今春曾在學校內演過「偽君子」，這回在八月十六，十七，十八三晚，假協和禮堂演出了「月亮上昇」與「偽君子」。明日劇團，自六日起到二十八日止，續斷的演過十場戲，地點是真光，吉祥與哈爾飛，演的劇本有「喇叭」，「蘇州夜話」，「五奎橋」，「姊妹花」，「究竟誰是掃帚星」。公演之後，

因爲人與人的關係，柏森與凌羅西氏退出，另與到逸等人組織星火，明日祇剩了一個空殼。星火劇團一度宣傳公演『英雄與美人』，又因爲人與人的關係而散，柏凌兩氏加入北團劇社，向於九月中一度在清華演出，不久之前，却聽說凌羅又脫離北團，且宣稱不再從事戲劇了。九月廿九，三十，卅一三晚，導藝話劇社應婦女服務促進會的敦請，籌款賑災，在協和演出了『南歸』，『說謊集』，『最後一計』，『蘇州夜話』，『壓迫』，『醉了』六獨幕劇。附屬於民衆教育館的曙光話劇團，則於月終在該館演出了『喇叭』與『屠戶』，現衆是附近的小市民，成績還不壞，可惜沒有多少人注意。八月十七日，清華大學的學在近新會中，演出了『亂鐘』，這劇本是久不見有人提起了。此外，還有一件重要的工作，是值得特提出的。青年會劇團於兩次公演之後，爲了提倡戲劇藝術，普遍社會對於戲劇理論的認識，特籌備組織暑期戲劇講演會，自八月三日起，每逢星期六下午四時半，假青年會樓下大廳舉行。先後計講演九次：熊佛西氏講『關於戲劇演出的各方面』，張鳴琦氏講『舞台裝飾』，徐凌霄氏講『舊劇整理方案』，李健吾氏講『戲劇試作』，程玉霜氏講『舊劇的導演方法』，羅莘田氏講『音韻學與戲劇』，陳伯早氏講『法國戲劇文學』，馬彥祥氏講『戲劇文學的批判』，戴涯氏講『戲業劇團的現在與將來』。兩個月的收穫，倘以之與去年春間小劇院舉行的表演研究會成績相較，是非常良好的。這不單是由於北平青年智識份子對於對戲劇有進一步要求的原故，在籌組時所採取的方法上——方面較廣，且不收費——的妥適，也是一個有力的原因。看北平的情形，使我們認爲遺憾的是：團體雖多，能演出戲來的還是少數。而中間因爲人與人的關係，發生了分化，解體的事，不但是個人及團體的不幸，也是戲劇運動者的不幸。「戲劇運動者怎樣可以完成自己的任務」這一問題的解答，恐怕決不是分化，解體，或是跳出跳進吧。

天津的演劇，從新年起，表面上就是很有「濃厚的空氣」的。新成立的劇團，自青玲藝話團（話劇部）起，有青青，玲玲，非非，時代，白雪，乙亥，青年會話劇團，青年會少年話劇團，喇叭，咪咪，天津，北風……就名字來說，恐怕不下二三十個。但是，有成績表現的，則不過十之二三了。一月中，民衆教育館實驗學校在大王莊實驗區演出了『屠戶』，後有中團旅行劇團的來津。二月中，青年會少年話劇團在桂達伯氏領導之下，演出了

「千方百計」。三月末，南開中學學生演出了「五奎橋」，省立中學演出了「經理」與「大鬧公堂」，青年會劇團演出了「良心」。五月中，北平明日劇團來津，五，六，七三日在新新戲院演出了六場。劇目有「梅羅香」，「蘇州夜話」，「女性的吶喊」，「買賣」，「醉了」，「一個女人和一條狗」，「最後一計」，「青春的悲哀」等等。十日，南開女中學生演出了「母歸」。十二日，女青年會演出了「洒了雨的舊雷」。十八日，女師學院學生演出了「骷髏的迷戀者」與「梅羅香」。六月二日，孤松，春草，青玲三劇團正式舉行聯合公演，地點：在青年會，孤松演出「打是喜歡罵是愛」，春草演出「別宴」，青玲演出「最後一計」。據批評者說：「舞台裝飾過於簡陋，燈光虛設毫無效果，演員忠實十分努力，演出全部缺陷甚多」。其中，比較成功的還是「打是喜歡罵是愛」一劇。這月裏，還有一次是由中西女中及南大學生在女青年會演出了「母親」，「她騙了她的丈夫」與「洒了雨的舊雷」。繼之，六月二十七日起，中國旅行劇團二次到了天津。喇叭劇團的活動始見於七月二十八日的試演「喇叭」與「湖上的悲劇」。八月五日又試演「女店主」。之後，這一劇團分化為華北喇叭，天津，其中還有謝天諸氏重樹起了鸚鵡劇社的招牌。另外一部份人，還試行無線電廣播，於七月二十五日廣播了「西子湖畔」與「居住二樓的人」兩劇。八月中，有兩次正式公演，均在十七日舉行。一是青青，玲玲，非非三劇團在春和演早晚兩場。劇目有「金寶」，「叛徒」(青青)，「臨時太太」，「湖上的悲劇」(玲玲)，「她騙了她的丈夫」與「蠢貨」(非非)。是日天津庸報「每日遊藝」出了一個專號。不過，在這專號中，我們並不能找到幫助觀衆理解這次演出的文字。一是孤松在市立師範禮堂演出了曹禺氏的「雷雨」。由呂仰平氏導演，董心銘，孫堅白，郭蘭田，張用緣，徐繼培諸人裝置。他們繼續兩場，雖然批評方面未能一致稱許，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都可以做為今年天津的戲劇運動的一件可寶貴的收穫。當日，天津庸報「另外一頁」與益世報「別墅」均有特刊。九月中，青年會的賑災游藝週中，演出了「野花那有家花香」，「求婚」，「一封粉紅色的信」，「淚與血」。九日，青年會少年話劇團在青年會公演了「女店主」。十月，中國旅行劇團三度來津。成立兩月的天津劇團，在職業化的口號之下公演了。先於十二，十三，十四三晚假戈登堂舉行，依次演出了「改絃」(佟晶心氏作三幕劇)，「梁允達

「(李健吾氏作五幕劇)及『女店主』」。票價最高二元。二十二日起，移於北洋戲院又演了四場。座談會亦曾舉行過三次：兩次是青玲話團主催的，分於一月二十八日，五月十二日舉行，各到三十餘人。第二次曾議決組織天津戲劇學會，負責人推定牟嶽，張會川，李一非，董心銘等人，後以李董兩氏離津，未能成立。一次是泰興劇社主催的，七月五日在東宜講所舉行，到有百餘人。唐槐秋，陳綿，馬彥祥諸氏均行出席，可以說是一個盛會。寫到這裏，我想引用姜公偉氏的話做一結束吧。當孤松公演『雷雨』的時候，他曾在特刊上說：「我們由今日孤松劇團公演『雷雨』，及青青玲玲非非三劇團聯合公演，熱誠地希望天津從事劇運的人們，都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積極地努力下去；還要盡力地避免做英雄，交桃花運：爲了整個的中國劇運的展開，這決不是對於諸君的過分的奢望！」我希望在天津努力戲劇運動的人，反覆的玩味這幾句話，而能於反省之後，更堅定的邁步。

保定的戲劇運動，如田禽先生所言（見天津益世報『演劇研究』雙週刊第四期『話劇在保定』）：一向是在學校劇運支持之下的。但是，他們在最近以前，還不能男女合演。今年元旦，由定縣戲劇事業委員會同人楊村彬諸氏組織的軒轅劇團，到保定演了三天戲。第一日是『醉鬼』與『喇叭』，第二日是『月亮上升』與『啞妻』，第三日是『愛情的結晶』。他們得到保定觀衆熱烈的歡迎，並且要求續演而未得如願。暑假後，田禽氏到保定，就在青年會賑災公演中演出了『她病了』（劉大杰作一幕劇）與『啞妻』，日期是九月二十八，九兩晚。這次演出，沒有一個組織的名字。他們是男女合演的，算是爲當地打開了一種蔽塞的習風。後來，他們組織了一個東明劇團，有於十一日公演『趙閻王』的消息。

濟南是熱鬧的。首先要提出的是省立民衆教育館的話劇組。由閻哲吾與趙波隱兩氏領導，在上半年不斷的公演着，平均每星期至少有一場。新年公演，於去年十二月廿九，三十兩晚演出了『壓迫』與『紀念碑』（趙波隱編導）；三十一日及元旦演出了莎士比亞的『威尼斯的商人』，用顧仲彝的散文譯本，由閻哲吾氏分幕並導演，可以說是一次偉大的嘗試。十九，二十，他們又演出了『少奶奶的扇子』。一二八紀念之晚，他們演出了『上海之戰』。舊年期內，他們由二月四日起，繼續了十二場的大演出。四，五，六三晚再演『威尼斯商人』；七，八兩